

# 我的铁匠岁月

覃昌年

“叮叮当当，百炼成钢。”敲下这八个字，就想起了我的铁匠岁月。

我小时候作文很棒，经常在班上范读，刺激了我的荣誉感。教书哥哥一句话，写出一本书，享受一辈子，刺激了我的文学梦。但在文革中期，我却当过两年铁匠。

铁匠铁匠，虎背熊腰，轮锤如飞，玩铁如泥。我那时才17岁，本来身体瘦弱，干不了这种最脏最累的活，怎么会抡起大锤砸毛铁？

现在想来有两点原因：小时候冬天冷，我们小娃娃像一群猫儿，经常躲在吴家铁匠炉后边取暖。我的师傅吴名金还是他父亲的学徒，他只比我大上十岁吧，爱恶作剧，经常通炉子的时候，把灰朝我们身上洒，搞得我们一头的灰，有时打毛铁时，看见火星溅到我们头上身上，就哈哈大笑。在笑声中还有我的故事，我的故事来自于父亲爱讲故事，我照搬过来，其它小猫儿就成了我的粉丝，说不定大我十岁的师傅也成了我的粉丝。风雪是寒冷的，火是温暖的，火星是烫人的，故事是好听的，即使衣服烧个洞头发烧焦了，我们还是喜欢铁匠的火炉。

重要的原因不是童趣的温馨，那年头，我初中毕业了，必须到生产队劳动了，可我每天的工分（那时的计酬方法，成年男人劳动一天10分，妇女5-7分）只有四分，比妇女还不如。那时正是文革火热的时候，农业学大寨，工业学大庆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，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，严禁私人单干，就把全大队的手艺人集中一起，成立了“正兴大队五匠服务组”，所谓“五匠”，即铁匠、木匠、泥瓦匠、剃头匠、裁缝。这时老师傅挥不动铁锤了，儿子继承父业当师傅了。吴名金走到我家，叫我跟他当学徒。母亲担心我身体差，举不起15斤重的大铁锤。吴名金说以往私人带徒弟三年才出师，还没有一分钱报酬，每天有10分，还学了手艺。这是集体，又不是我私人带徒弟。言下之意可以混起走。这是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，我就成了他的徒弟。

老人们常说：世上有三大黑，铁匠的脖子黑，包公的脸黑，驴的东西黑。铁匠铺是黑的，烟熏火烤灰尘弥漫的后天作用。铁块和块煤是

黑的，这是自然物质的自然属性。铁锤铁夹铁砧是黑的，这是铁的异化但本质不变。连水都是黑的，这是多次淬火的必然。打铁人是黑的，这是近墨者黑的表面化典型注解。进入深层次解读，一切都是黑的，黑就是苦。有个很漂亮的女人从来不知道打铁的苦，她专卖心灵鸡汤，说人要在苦难中高贵，要无限宽广地拓展世界，要无限深刻地发现内心，要以一种爱的宽容寻找到达内心的安宁……于是我就努力想象打铁的美妙。

我想到了火炉，那是用来煨烧铁坯的核心。我想到了与火炉的连接的风箱，主要用来控制火的温度和力度。我想到了块煤和铁块，那是千百万年来自然结晶的最高对决，我想到了铁锤铁夹铁砧，那是打铁的技术工具，我想到了那高高的水桶，那是铁具最后成锋利的关键。我想到了歌谣：“叮叮当当，百炼成钢……”。

有时打铁真的好像一支交响曲。风箱拉起，曲子奏响。随着加热的需要，我一进一退，那风箱会在平缓均称的节奏中加速，强力的节拍中充满希望。那炉中的火苗，一起随风箱的节拍跳跃，在风的吹奏中升腾。待铁器热至彤红，铁块快速夹至大铁砧上，我忙拿起大铁锤，喊其他师傅的徒弟帮忙，铁锤上下，叮叮当当，火星四溅，汗如雨下，就唱儿歌：“张打铁，李打铁，打把剪刀送姐姐。姐姐留我歇（睡觉），我不歇，我要回家杀毛铁。毛铁杀成二斤半，婆娘娃娃都来看，叫你躲，你不躲，衣服烧烂了莫怪我。”

打铁是男人的事业。这是因为，没有力量不能打铁，没有胆量不敢打铁，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。我国有句俗语：“打铁先要身板硬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每至烘炉生火之时，都是温度骤升，拉一阵风箱，可汗水满头，抡一番铁锤，便会挥汗如注。那十几斤重的大锤抡番起落，需要超人的力量与气度。

现在我花甲了，脸还白净，衣还干净，退休了还清静。但我常常想起铁匠铺的那个少年，捆着破羊皮，穿着无跟鞋，露着黑脊背，像个非洲黑娃娃，只有两个眼睛眨呀眨。每天早上要

挑两挑水，把水桶污水倒掉灌满清水；每天要筛炉灰和黄泥，调磨成把状敷炉子；每天挥大锤流黑汗，晚上上床像死鱼。不仅如此，更有心灵打击，因为我父亲有历史问题，他1960年饿死了，但黑色的政治阴云压得我腰更伸不直，本来我也是初中生，在当时是生产队里唯一一个，也算有文化的人，许多同学当兵了，代课了，当生产队会计了，我却看不到任何希望。更悲哀的是我学艺也差，一年了，我还只打得来门吊子。不是悟性不行，而是力气不够，左手夹铁块，右手挥铁锤，一打铁一蹦，蹦到手上，蹦到脚上，烫得我像青蛙跳。街坊邻居来看，有的笑：“你背脊上的算盘珠一颗一颗数得出来。”有的说：“不是吃菜的虫。”有的摇头：“打铁的黑娃子，娶不到媳妇子。”

我蔫了，不蔫不行。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《米兰的小铁匠》，大意是小铁匠，酒店旁，进不去，惟彷徨，买一把吉他是梦想。我的梦想在哪里？在师傅的小锤指挥上，指到哪儿打哪儿。小锤走，大锤赶；小锤停，大锤站；小锤快，大锤欢；小锤慢，大锤蔫。锤声叮当，火星四溅。我的梦想在铁砧上被打得稀烂了。

稀烂中我还是有快乐的。冬天的铁匠铺很热闹的，大家一边烤火一边闲谈，有时还有争论。每每争论中我就显示了知识的力度。有一次一个打锄头的人和师傅发生争论，说铁匠是下九流的下九流。我问他：

梁兴初是赫赫有名的战将，是三十八军的老军长，是成都军区司令员。你知道他原先也是个铁匠吗？1958年大炼钢铁，中南海炼钢，宋庆龄当铁匠，毛主席还参观呢，报纸上有照片你知道吗？

那人两个眼睛眨呀眨，答不上话。我又说，你知道关羽的青龙偃月刀是谁制造的吗？你知道刘备的双股剑是谁制造的吗？你知道张飞的丈八蛇矛是谁制造的吗？就是我们铁匠。

那人灰溜溜走了，师傅却久久看着我，说：“你不是打铁的料，你是读书的料。”

承蒙师傅的预言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，我竟考上了读书了，毕业后我就教书了。铁

匠生涯不到两年，教书生涯直到退休。

我这一生，职业是教书，追求是文学，如果从小学写作文算起，也有近60年的写作经历了。如果把稿子一张张重叠，可能也有一丈多高了吧。如果身高一丈，比姚明还高，也算名人了。可我身高1.65米，在茫茫人海中，谁也认不到我。中国作家多如牛毛，我算其中一根，谁也不认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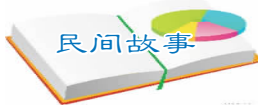
熟悉我的认识我。家人说，你爬格子挣不到一分钱，有几个人爱读？朋友说，就算你的作品可以传世，但也是个曹雪芹，在世时穷得叮当，百年后响得叮当。同事说，如果你把写作的精力用在钻营上，人生不是这模样。但认识我的人都是草根，草根的话只能算一阵风。

我的追求也是一阵风吗？“铁发红，用炭蒙；铁发白，拉出来。”把发白的铁坯夹出，放在砧子上，趁热打铁。一把镰刀要反复锻打四五次才能成功。铁打千层皮，我的文学追求被反复捶打了50年，应该成模样了吧？

打铁的材料叫“笨铁”，要打成一把钢刀要加钢。好钢用在刀刃上，在笨铁上开槽，把钢夹进去打出刃，叫夹钢。难道我的作品是缺钢吗？

钢刀锋利的关键是淬火。把炉中夹出的钢刀快速放入水桶内，随着“吱啦”一声，一阵白烟倏然飘起，淬火完成，使锋刃定型，使锋刃坚韧。淬火的技术是十分重要的，全凭实践经验，一般很难掌握。钢刀虽然外型制作精美，但是如果淬火的技术不过关，就不耐用或者根本不能用。是自己摸索淬火呢？还是伯乐淬火呢？我找不出答案，但找到了内心、人生一世，白驹过隙，总应该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吧。

叮叮当当，百炼成钢。因为我还有希望。



## 巫山民间笑话选·意趣篇

向承彦·收集整理

### 农二哥最实在

有个姑娘，长得蛮乖，有一个教书先生，一个杀猪佬，一个农二哥都来求亲。姑娘就说：“你们都用四言八句说说自己的收入情况，我再作决定。”

教书先生说：“我嘴巴二面快，教书赚钱逗人爱。一年五十两银子，还在柴米油盐在外。”

杀猪佬说：“我刀子二面快，杀猪赚钱逗人爱。一年五十两银子，还有头头脚脚在外。”

农二哥说：“我犁头二面快，庄稼长得逗人爱。一年五十担谷子，还有蔬菜在外。”

姑娘说：“我梳子二面快，辫子梳得逗人爱。你们二位莫见怪，我跟农二哥最实在！”

### 清官行令

有个地方，原任县令和一帮官吏绅士狼狈为奸，搜刮民财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后来新县令到任，那班狐群狗党心想，谁人不爱钱财？就借给县令接风洗尘为名，大摆宴席，请县令赏光，准备借机给他“上上课”，也好大家发财。

酒过三巡，有人建议拆字令“清”字：“有水是个清，无水也是青。”

流干清水，有心做人情。人情好做大家做，人无人情路难行。”

另一人接着拆个“材”字：

“有木是个材，无木也是才。砍掉山中枯朽木，贝立身边有钱财。莫道钱财如粪土，人无钱财时难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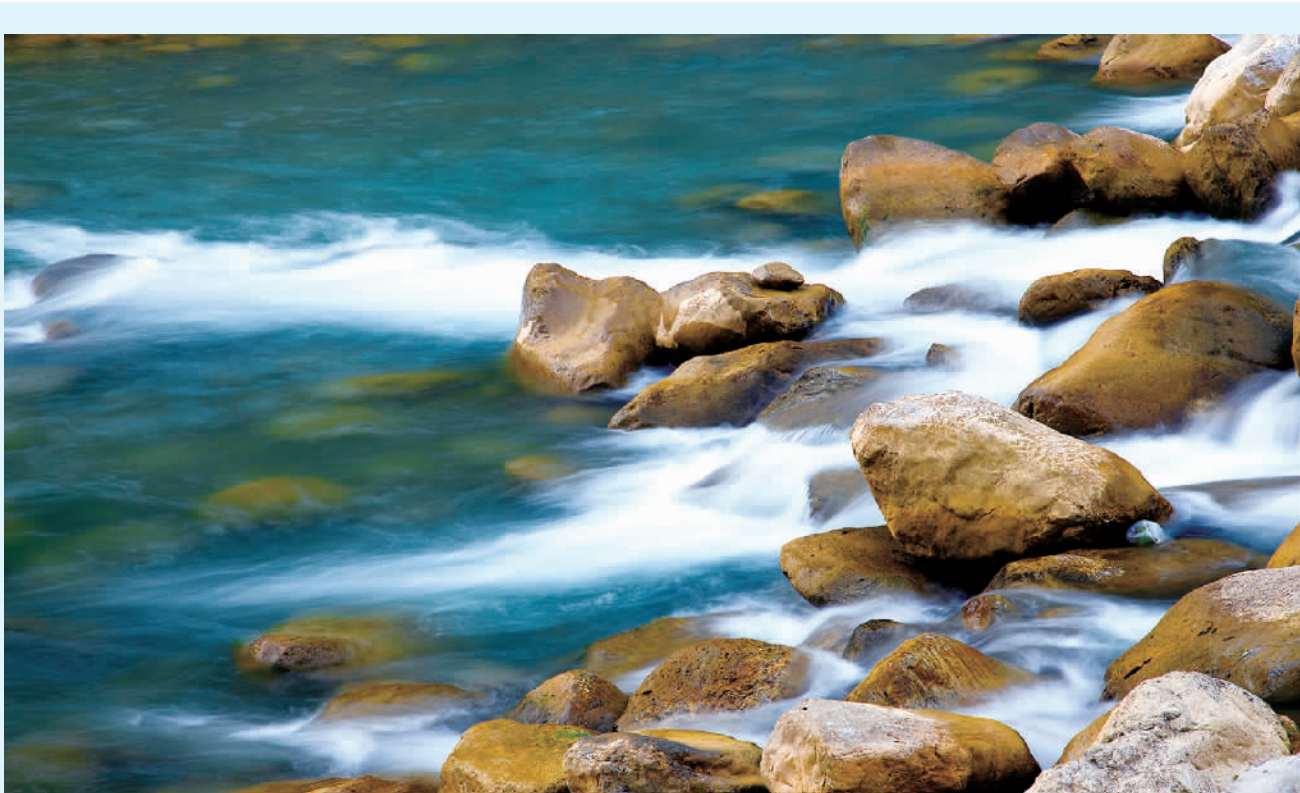
县令冷冷一笑：“本县今日拆个‘源’字：有水是个源，无水也是原。不捞外水来，横心是自愿。自愿与民同甘苦，不愿与尔同渡船！”说罢，抛杯于地，拂袖扬长而去。

### 笑煞襄王

宋代文人王辟之的《澠水燕谈录》上有这样一则趣闻：濠州（今安徽凤阳）西面有一高塘馆，靠近淮水。御史阎敬爱住宿此馆时题诗一首：

“借问襄王安在哉？山川此地胜阳台。今朝寓宿高塘馆，神女何曾入梦来！”后来，有个叫李和凤的人路过，他知道战国时楚王的离宫高唐观不是高塘馆，高唐观在三峡中的巫山，宋玉在《高唐赋》中描述的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里。于是也题诗一首于壁：

“高唐不是这高塘，淮畔江南各一方。若向此中求荐枕，参差笑煞楚襄王。”



## 《柔情似水》

丁坤虎 / 摄

## 母亲过年

冯光伦

大雪来，门前一棵高大粗壮的柏树披上了厚厚的棉絮，一夜朔风，吹得门吱嘎作响，母亲领着我们四兄妹吃完饺子已很晚了。那时没有钟，大概是不知道时辰的。由于过年兴奋早已不知疲倦，睡意全无。母亲拿出为过年爆的苞谷花和藏匿了半年之久的瓜子，让我们吃。安顿好我们四个，才开始忙活起来，拿出用将尽一年功夫做好的鞋底和鞋帮，在昏暗的油灯下全神贯注地着鞋帮，线绳细致地在帮和底之间窜来走去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今晚要把这四双鞋都上完，怕是一个晚上上，你们有瞌睡了就睡吧，明天早晨都有新鞋子穿的。”母亲怡然平淡地叙说，十分真切地体谅到我们掩藏不住的渴望。那年头，穿新衣新鞋只能到了过年才盼得到，平时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事。初一，母亲早早地叫醒我们，让我们试穿千针万线做出来的新布鞋时，她挂满笑容的脸上掩饰不住一夜的疲惫。兴奋地摸着我们刚穿上脚的新鞋说：“都合脚，都合脚，终于与别人家的娃娃一样，有新鞋穿了。”

中孵化出来了。

这是我后来才理解到的！听起来，似乎以千古般久远了。其实，这是真实的，再朴实不过了，是一缕望子成才的细丝，何等的坚韧，在我们内心所产生的力量又是何等的神奇。只是，当我用同样的招数来影响我的孩子时，不灵了。

母亲已经老了，她以温暖的爱，把我们哺育成人，自己却象风干的叶子，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辛酸，每一个年，也不知道费尽了多少心思。直到现在，依然把年过得滋滋有味。只是母亲再也不备置年货了，这些在她眼里十分重要的琐事，早早地按照母亲的想法由我一备起，送到母亲那里。过年了，母亲变盼望着我带着妻子、孩子回到家里。仍然张罗几席好菜，给孙子们发红包，把一大家人聚在一起，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。

物质匮乏时代过年，因为母亲用尽心机的操持，过得幸福，年在我们心中是最甜蜜的期盼，也过得有滋有味；如今，物质已充分地满足，年不再有旧时的情结，还因为母亲对年的隆重热烈，每一个年依然温暖如春。

